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目次

鑒空　倶胝
俊朗　全玭
惟靖　藏奐
子燾　重雲
慧稜　永清
光範　心鏡
道明　曇逛
寂中　普岸
利蹤　陳尊宿

子儀　虛受
可周　鴻楚
鴻啓　金清
弆此　道育
宗季　皓端
從禮　睢琛
文益　泆褱
惠明　德韶
志逢　慧明

承安　清昱

顒濟　逌潛

清聳　本先

宗一　緣德

圖遠　寶達

蔣居士　得倫

延壽　晤恩

朋彥　行脩

文遂　義澄

目錄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黄國樊齊宏謙終氏閱

空空

唐二 共四十人

師彥

師彥閩越人姓許氏自幼披緇依年秉戒精進勇猛時稱法寶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彥沉思良久巖頭曰

青郎承脫根塵不肯。肯郎承沉生死。彥郎領悟身心皎如。尋抵丹丘。終日如懸罔象領慕。請住瑞岩。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彥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彥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彥曰齋後困。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彥曰挑不出。曰為什麼挑不出。彥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彥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彥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匆忙至舍。乃見兒婦

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處水濱彥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錄

僧紹

僧紹不知氏族初叅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畲歸院泉問去甚處來紹曰燒畲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台州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承聞南方有一劒話如何是一劒紹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紹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僧作禮而去紹休夏入華頂峯蹤迹莫知所終

遂端

遂端、慈谿人。投師德潤寺。日誦法華經。至老不懈。咸通十二年。趺坐而化。須臾口出青蓮花七朵。芬芳異常。窆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冢屢發光。衆開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漆室奉之。號青蓮法華尊者。

清觀

清觀、字明中。臨海人。姓屈氏。初生。手足指間有幕蹼相屬。佛經所謂網縵相也。稍長。神俊挺然。有出塵之思。遂投國清寺事元琫律師。十八受具。洞明三觀。兼得深定。

神異通感人莫我知大中癸酉江表荐飢殍路相望師
乃鬻其粮食以施餓者令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
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齋當以磬引我出果如
其言明歲方從定起遠近瞻禮不耐煩晤遂徙華屏山
蘭若獨居後以無疾終

洪楚

洪楚永嘉人雲教寺祖師弟初會昌中寺例廢師戒行高
峻宗旨貫通大順閒晝夜講誦經法陞地忽生蓮花每
有靈蛇蟠座下聽法刺史朱褒異之聞於朝有旨復置

寺法輪復轉楚之力也

明覺解脫和尚附

明覺覺水人住甬明山雪竇禪師頌之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琹一曲二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解有解脫和尚者亦住甬明嘗月夜靜坐依華嚴經入佛光定感化佛出現由是悟入三摩地辯才無對當群禪學之士皆言法中義虎甬明有二

道齊

道齊姓趙氏錢塘人少為諸生弃去出家定水習毘尼

洪後住天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宴坐石窟中猛虎毒蛇皆爲馴伏時山椒乏水以錫杖劚地道泉應手而出用周香積四方義學請講華嚴經時雪深半月忽生異花二本狀若芙蕖熠爚之光映於講席四衆嗟歎見所未見後卒於所住

代病

代病天台人七歲出家國清寺受戒法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茆而居嘗有盜入室忽見二虎據路盜不敢出代病適歸盜叩頭陳悔代病乃靡淡

虎頭動令縱益又有眞壽於酒者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竟執杯一啜而盡餓酒氣及兩足歷出地爲墳裂聞者驚惟以爲神汾陽西河人有病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跏趺示滅

守約

守約麗水人誦法華經有僧人稱之曰窮法華遍遊諸方叅决疑義晩往天臺[illegible]院嘗夜歸守門行者夢伽藍神呼之覺曰佛歸[illegible]開門約適及門寺僧咸異之後趺坐而化

佛日

杭州佛日和尚不知何許人初游天台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於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禮雲居爲師次叅夾山遂得無生之旨後回住杭州佛日而終

僧容

僧容未詳何許人初住貞溪後居處州廣利蘭若機鋒

峻利叅扣者多死於言下僧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容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容曰魯祖面壁容一日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容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後卒於住處

咸澤

咸澤不知何許人初叅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澤云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澤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

我澤既承長慶印記後住靈隱山寶嚴道場玄素領仰大弘道法僧問如何是寶嚴家風澤云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後不測所終

鑑空

鑑空吳興人背舉秀才不第因游吳楚間元和初值錢唐荒儉擬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西發甚不前坐而雪涕有一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游滋味足未空曰旅游滋味則巳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巳四十

五歲矣盤桓吳楚閩未嘗涉淮泗又何洛中之說僧曰予應爲飢火所燒不暇計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憶講經於同德寺宛如昨日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僣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作糾糾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嘗府雲水五人惟吾得

解脫獨汝為凍餓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年來日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衲捉襟露肘不完也浮沉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羸薄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穢澄氣微存聲渾響濁終不可致質偃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當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

步旋失所在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太和元年詣洛陽遇河東柳珵親話其事珵甚奇之咨曰我生世七十有七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命之日佛法其衰乎珵詰之默然不答乃索筆硯題數行於北垣而去曰與一恒沙衰一恒沙兎而寘犬而牽牛虎相交與角牙實體終不滅其華

俱胝

俱胝未詳其名氏或云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胝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

三問胝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去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弃庵往諸方參叩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到庵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一指示之胝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胝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竪起指頭歸而舉示胝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胝召一聲童子回首胝却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胝將順世謂衆曰吾

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從朗

從朗未詳何許人得法於從諗禪師住婺州木陳開筵講說大鳴法鼓有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倒師敲禪床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庵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言訖合掌而逝

全諗

全璞、餘杭人、入徑山禮法欽大師、求剃染、稟質強渥、力耐飢寒、諸所參求、略得周徧、晚於衡嶽中結茆以居、木食澗飲、紉軟草爲衣、寒暑不易、有以詩贈者云、棄居更後有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別事詳南嶽高僧傳中、

惟靖

惟靖、吳門人、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圍繞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峇執侍、政公許之、遂與薙飾、後於天台受具、嘗昧

冥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靖既入虎郎孽
坐地上若伺候然靖出復隨之以去運明虎跡極多靖
恐人知鋤滅虎跡儀患背癰困臥有鴝鳥糞於瘡所靖
又全愈又貞冰雪備秔粒半斗許置地窖中每日以銚
合冰煑食過明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
物知非理也卒年七十有三

藏奐

藏奐俗姓朱華亭人丱歲出家弱冠詣嵩嶽受具遊方
訪道後謁五洩靈默大師一言辯析旨趣符合會昌沍

嚴梵夾般燼與手稿散落貫爲大藏寺居鄞水之横心寺禪者雲會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一經指麾皆立奪苦霧坐泮堅冰以咸通七年坐逝諡曰心鑑大師

子璿

子璿秀州人有道行註華嚴經八十一卷造精嚴寺講楞嚴經自作疏未作疏時夢文殊入口旣是夢文殊出口疏成紙爲之貴後跏趺而寂以兩龕合之葬真如寺宋建炎初金兀朮兵至發之見手爪遶身復瘞之而去

重雲

重雲諸暨人九歲出家受具足戒建寺於酥溪東岩卓錫而坐脇不至席者四十年因名其岩曰歷魔乾符二年趺坐而化肉身至今不壞

慧稜

慧稜鹽官人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遂叅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於是往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大悟乃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

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背打峯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堂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來肯汝在實有證對衆舉來稜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相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峯乃顧玄沙曰不可更說是意識著述

永清

永清義烏人戒行孤高不事形骸衣粗食糲四十餘年廣受庇乃其卓錫之所一旦兩肩有二畫字顯示所居

清曰左肩屬陽右肩屬陰陽本乎天宜居內為一寺之主陰本乎地宜居外為一方之神言訖不見清瞑目而逝今院中護伽藍神與縣北百步之山王神即二童子

光範

光範嘉興人童子時事貞福禪師學通經律初居密王寺更居靈光寺與義學數百人朝夕講讚嘗舉百流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來受法著釋會章句凡廿五卷

心鏡禪師

心鏡禪師鄞人得蘊空三昧黃巢至栖心寺師聞之語衆避去獨坐禪牀巢執刀問曰和尚爾見不貶眼殺人的將軍麼答曰汝見不怕死的和尚麼巢舉刀向師師以指麾之刀落禪牀之角如是者三師大聲叱之巢不覺驚慄師偈云百萬貔貅入我家老僧不悟攝空華揮刀三下禪牀角只爲將軍眼見花巢放刀禮拜乞度師云可往雪竇山度汝巢既去師曰呆子好殺不忌實謂須日月並明見雪則止今明州雪竇非彼死地耶巢果至雪竇死

道明

道明睦州人生時紅光滿室父母異之長入開元寺爲僧弃法於黃蘗斷際禪師常自織草履鬻以養親及施行路者黃巢兵壓境郡人洶懼明告以勿憂乃爲大草屨令標之三十里外木杪巢見之即舍去自是郡人益尊禮之或有叅叩隨問隨答宋元符中賜號悟空禪師

曇超

曇超住玉泉寺獨宿靈苑諸山一定累月虎兕不傷俄龍化老人語曰鹿山民鑿龍室怒久不雨乞往誨之師

命致水撫掌而玉泉出因往求龍雨洽歲遂有秋

寰中

寰中生有異相母感慶墓出家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禪師後居大慈山乏水夢神曰我遣童子泉來旦見二虎爪跑泉涌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南泉趙州雪峯岩頭咸就問法今稱其卓錫處曰祖師堂泉曰虎跑泉

普岸

普岸洪州人於百丈門下得旨後卓錫天台建平田禪

院而居之學者雲集隨機說法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常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於本住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利蹤

利蹤澧州人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衢州之馬蹄山結茆宴居後遷子湖創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

狗師曰嘷嘷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
廻顧師歸方丈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年廣明中無疾
示滅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一

陳尊宿

陳尊宿不知何許人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
屨密置道上歲久人始知之乃有陳草鞋之號時有學
人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諸方推服謂之陳尊宿一
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
得箇入頭已後不辜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

不敢辜負和尚師曰早是辜負了我也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巳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裡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其口後不知所終

延昭

延昭餘杭人發迹越州末參堂奥往參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便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師

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
拄杖大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着老和尚莫言不道南
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淛子上門羅織師曰和
尚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自後應潙仰之懸記出世
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一日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
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
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
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
步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

語。度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便下座。

德謙

德謙。未詳氏族。或云。師婺州人。受羅山印記。靡滯一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謙下床拈起淨瓶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謙乃拈破淨瓶。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謙見新到僧。纔上法堂。

乃舉起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謙曰作家作家
謙膺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
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謙住明招四十載
諸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
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
昔日寉林今日和尚謙以手拂眉曰莫辜負麽又說偈
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好護持火裏鐵牛生犢
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

楚南

楚南閩中人姓張氏弱冠出家詣五臺具戒雖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往參黃蘗黃蘗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即今非有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南曰非今古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晚住杭州千頃山慈雲院振黃蘗玄風一日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瀉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南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南曰體者亦無唐邪宗聞其道化普賜鹿胎衣五事南受而不服或問之曰

塵既非宜腑尤不忍一旦雙虹貫日辭衆坐脫後亂兵
發塔氏髮俱長俱讃歎作禮擔而後去

宗徹

宗徹吳興吳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徃叅黄蘗一見
以爲法器許入室領旨後居杭州羅漢院化徒三百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
人因號爲骨剉和尚未幾遷化塔於大慈山塢

全宰

全宰錢塘人孩抱之間不喜葷血長從徑山法濟大師

開荼及修禪觀亭亭高聳不籍風塵又得石霜印證畬加保任入天台山關岩卓錫以居岩多魑魅木恠蒙萃其關宰居二十餘年惡鳥華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後於鎮國院坐脫

師静 小静附

師静不知何許人始遇玄沙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静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静從此信

入後君天台三十餘年足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

禪寂之餘常閱龍藏時謂大靜上座嘗有僧問曰弟子

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

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

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

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

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

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

乃還源之要道也時有小靜上座與之齊名人稱二靜

後俱卒於本住、

常通

常通、邢州人、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年、忽慨然歎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叅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徃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咸通末、住宣州瑞聖院、大開法席、四方義學、一受鉗鎚者、無不立成偉器、光啓中、羣盜並起、遂領徒衆至四明、居於雪竇、鬱然盛

化天祐初示疾集衆焚香付囑竟合掌而逝

玄機

玄機瑞安人宿覺師女弟咸通間築庵大日山坐禪往叅雪峯禪師師問曰從何地來答曰大日山來師問日出也未答曰日出時鎔了雪峯言下契悟後住溫州淨光寺倒立而化宿覺偈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作殯後一夕大雷電龕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岩竇中因名其岩曰機岩

五代 共六十二人

文喜

文喜嘉禾禦兒人姓朱氏七歲出家戒律精嚴爲法中龍象往叅洪州仰山言下頓了心并嘗禮五臺忽見梵殊蹤師子緣暴耳文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後築室千頃山會黃巢之亂遁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啟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僧問如何是涅槃相文喜曰香烟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喜默然僧罔措喜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光化二年示疾十

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逝遷塔於雪隱山西塢後宣城帥田頵叛縱丘大掠發喜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封瘞焉

道怤

道怤永嘉人姓陳氏受具遊方得法雪峰閩中謂之小怤布衲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

如是他罷參受止越州鏡清禪院。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錢王欲廣府中法會。命居天龍寺。始見他歎曰。眞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禪學。又創龍冊寺。延請居之。僧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他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他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晉天福二年八月示滅。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無算。就龍塔山之陽建塔

師郁

師郁泉州人。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於杭越之間。後居

西興化度院大弘法席僧問如何是一塵郁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會得法界郁曰法界在什麼處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鳥獸俱迷見後如何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郁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自是法音振於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賜號曰悟眞大師

靈照

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峰之堂冥符玄旨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半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照

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淡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次居越州鏡清院禪衆翕然僧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照曰大似苦練樹曰為什麼是苦練樹照曰素作良馬何勞鞭影錢王建龍華寺迎傅大士靈骨道具貯焉命照住持晉天福中卒塔於大慈山之陽世壽七十有八

令參

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峰受記止於明州翠岩大張法席示衆曰一夏共諸人語話試看翠岩眉毛還在麼問凡

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當要處參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鋩時如何參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參曰坦然不滯鋒鋩錢王欽其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宗靖

宗靖台州人初叅雪峯密承宗印罷叅後止於六通院錢王請居龍興寺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靖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靖曰事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靖曰老僧困曰畢竟作

慶生請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署曰六通大師

文偃

文偃嘉興人少依兜率院得度博通大小乘棄之遊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參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搊之曰道道偃驚不暇荅乃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隨掩其扉偃損右足去謁雪峰存存方乘堄垣為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

杖擯出又自驚懍自是董流改觀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者曰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甚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帶角偃即禮謝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遂為第一座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風而至偃既悟廣大辭鋒所對往往出於游戲其作偈句尤不能測嘗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每覷見僧即曰鑒咦而錄之者曰顧鑒咦德山容禪師刪去顧字但曰鑒咦叢林目以為

抽顧頌、漢乾祐二年坐化、以全體葬之、宋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脩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廷鄴至雲門山啟塔、見偃顏貌如生、髭髮盡長、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為大覺禪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大師、

師鼐

師鼐、諸暨人、初叅雪峰、未幾即可、後因閩王請於清風

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即說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歸呈雪峰。雪峰肯之。僧問何如是佛身。雍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雍曰。舌覆三千界。雍將示寂。集衆說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號曰鑒真大師。

子儀

子儀。溫州樂清人。姓陳氏。得法鼓山。樓心天竺。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上

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儀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儀曰携履已歸西域去此山空有老猨啼問如何脩行即得與道相應儀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尋回故山雍熙三年示滅

虛受

虛受嘉禾禦兒人學通內外住大善寺講涅槃維摩二經因慣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畧不中其猶以水濟水雖無必濟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受於涅槃辯而作畧仍

多聞義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一時稱爲義虎鎭武肅王於會稽開元寺度戒命受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會同光乙酉示滅

可周

可周晉陵人姓傅氏出家建元志勤問學同衣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遂挈囊造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稱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運深趣旋自江西迴台越之間聽徒

欣發。尋住杭州龍興寺開演。黑白衆恒有學千。武肅王聞命於天寶堂夜爲寘司講經。鬼神現形護衛。武肅王益其神異。愈爲鄭重。賚中金如意一。銀紫衣一襲。加寵錫志通明大師。

鴻楚

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生而符彩。器度宏曠。出家趨之龍宫寺。推爲上座。錢武肅王於龍興寺開度戒壇。召爲壇首。因爲薦於梁。賜紫衣師號。固讓弗受。終不樹體。自言宗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詩人鄭說贈之以詩

有僧上紫衣閑不着案頭金字坐長看之句楚神氣澹爽豐顧皤腹目不邪視顧必廻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誦法華經積五十許座講堂中忽生蓮花重跗復葉香氣芬馥長興中無疾而化

鴻莒

鴻莒鴻楚之兄同捨俗龍宮以誦法華經得度復往長安學律從說記多聞為流輩所推歸鄉請受二衆依止晝夜經行鬼神扶衛或為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時水渺莽儀有奉勝人其室莒待之如賓躬作食飼之日徐

衆去深山無人汝嘗爲天災所困耳羣拗拜謝而去衆子中有欲襲其不備者皆曰非我弟子我舍此永入深山矣長與中聯趺坐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號泣啟視皆云急與吾換新衣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獰猛善噬遶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麋鹿飛鳥相參犬無擊搏者不驚奔葬後有虎逸墳號吽其精能感物如此

全清

全清越人也髯耘殘地苶然杜若得密藏禁咒之術能

厭劾鬼神。時有市繒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任劉或常。

試矣，如是數歲，召請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禁呪之良久，婦人乞命，遂詰之，曰：頃歲春日，於爲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甆，以猴罌錫灌入其中，而吻吻有聲，緘甆口以六一泥，朱書符印之，瘞於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婦人病差。其後五年，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害，搆爭共發之，揮鋤甆破，見一雞鬪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契此

契此四明奉化人形裁腲脮蹙額皤腹言語無恒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入市肆見物則乞號長汀子人稱為布袋和尚嘗困雪中雪不沾衣示人禍福輒應天將雨即着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有一僧過師前師拊其背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即與一文師乃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又問莫更有向上事否師乃負之

而去梁貞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有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道育

道育新羅國人景福中來遊天台掛錫於平田精舍恆持一鉢受食食訖暑經行而常坐臥不著席日中洒掃殿廊料理常住得殘羹剩食雖色惡氣變收貯於器齋時自食與僧俱洒浴煎茶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遠處所服皆大布衲其重難荷每夏首以至秋末日脫身露

霍胃背脛臚云飼蚊蚋蛸蝁并諸稚蟲蟄皆至於血瘡
丹地未嘗色變行之四十餘年意無怠廢凡對賓客
止云伊伊二字雖不逼華言而解識人意了無差脫飛
髮垂白眉長數寸身出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或求
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中坐脫攜其年殆八十餘也或
云凡供養羅漢大齋日育則不食人疑其爲應眞云

宗季

宗季錢塘人姓俞氏孤僻高邁羅隱闍丘方遠賞歎茶
才請講諸論弟子八百餘人季盼二日神光引徐實

古師之迹作日可俯而窺也遂詮註經文五六種俱妙得無言之旨一時人稱之曰李公筆下有蓮

晧端

晧端嘉禾人姓張氏九歲出家師授經法如溫業後聽希覺律師講律入耳通明義門無壅後依玄獨禪師了一心三觀遂擇金光明經隨文釋十餘卷由是兩宗該要一徑路通武肅王召於羅漢院宣導賜紫衣署崇靖大師不出出門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扃關雖一榻建隆二年卒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

學得其門者八百餘人嘗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惟以佛法爲己任時稱傳翼象王

從禮

從禮襄陽人出家登具精持律範游天台山掛錫平田精舍推爲寺之上座持重安祥喜慍不形於色惟行慈忍時時示衆曰波羅提木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獲獲之脫鎖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戒護之精逾於冥感武肅王聞之召入內道場身惟一衲通夜不寐同光三年入滅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二

桂琛

桂琛常山人幼卓越絕酒胾爲萬壽無相律師侍者年二十卽剃落爲大僧初習毗尼棄去謁雪峰存不大發明又事玄沙遂臻其奥　慧稜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發重玄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爲雪峰法道之所寄也初住漳州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簀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一日有僧來報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時琛住地藏乃石山也於時學者莫測其旨琛閔之爲作明道偈有曰至道淵曠勿

以言宣以言宣者埋沒宗音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後唐天成三年秋忽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

文益

文益餘杭人初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習毘尼王文章覺大奇之俄辭去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脩洪進自漳州抵湖外將發而雨溪壯不可渡嶺城有古寺偕於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爐見益脩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

曰不知最親切益疑之三人者附火舉摩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益曰同老僧樹兩指熟視曰兩箇郎起去益大驚周行廡廡讀寺額曰石山地藏顧語僧輩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此業已成行琛送之門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乃俱求決擇尋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寺諸方叢林咸遵道化益謂機順物斥滯磨昏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

可勝計。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益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物一不與塵。益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七月示疾、剃髮沐浴、辭衆跏趺而化。顏貌久而如生。闍維收舍利、建塔。諡曰大法眼禪師。

法瓌

法瓌未詳其氏族。得法文益禪師門下、推爲龍象。住杭

州奉先寺開筵說法機鋒迅利四方義學鮮有當其說難者清涼法嗣於斯為盛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衆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衆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衆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剎也衆曰也須善聽時稱普照禪師

惠明

惠明錢塘人姓蔣氏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備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遂隱天台白沙

立草寮有雪峰長慶之風四旅參叩者遺其詩責無忝
權鋒法音大振時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明住
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

德韶

德韶龍泉人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
塵中無置汝所也遂薙落受滿分戒於信州開元寺登
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爲因作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
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
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往見疎山

稜師叔問百币千重是何人境界稜曰左搓麻繩縛鬼
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稜曰不說曰為什麼不說稜曰
箇中不辨有無韶曰師今善說稜駭之久而辭去所至
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剔窮極隱秘不知端倪
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參有僧問法眼
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
為緣耶色與汝為緣耶言空為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為
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為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
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溪一滴

亦於是郡大悟於座下平生疑滯渙若冰釋廓然浩然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遊天台觀智顗禪師遺蹤如故居覩然有終焉之志初寓止白沙吳越忠懿王迎至錢塘尊事之以爲國師韶說法簡要擺去枝蔓嘗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本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請

日智者之教年祀寖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韶以聞忠懿王遣使航海傳寫以還宋開寶四年華頂西峰忽摧六月有星隕於峰頂林木皆白未幾集衆告別而化號韶國師

志逢

志逢錢塘人嗣法韶國師神人滕廝請勿棄滌鉢之水自此盡飲之吳越國王欽其道風命住功臣院玄侶輻輳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即普門第一世也尋歸老五雲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

虎迎載還山雍熙初示滅塔曰寶峰常照之塔、

慧明

慧明杭州人姓蔣氏稚齒出家、壯遊閩越、歷探諸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庵居大梅時吳越部內禪學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明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明、明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任不會、卽去、禪客不能對、尋還於天台山卓庵白沙、

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明敵論宗乘明日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明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泥學來者皆為服膺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命住資崇院署圓通普照禪師

永安

永安永嘉人姓翁氏初依彙征隨師入國忠懿王命征

爲僧正安心不喜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忠懿王欽其名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安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安曰會麼曰不會安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蚰蜒急尋示疾告衆爲別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安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即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安曰佛法不是這箇

邃理言訖坐亡既闍維而舌相不壞柔嫩如紅蓮葉舍藏於普賢道場中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與經合成百二十卷雕印徧行天下

清昱

清昱永嘉人得法於天台國師忠懿王召入問道建秦先寺大佛寶閣延昱居之演暢玄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昱曰高聲舉似大衆開寶中示滅

願齊

願齊錢塘人姓江氏初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

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復參天台國師發明玄奧乃住雁蕩山吳越王新建光慶寺請濟住持仍於禪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居新寺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影濟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濟曰不惟弄影兼乃怖頭未幾周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道潛

道潛河中府人姓武氏初詣臨川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衆請外看什麼經曰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潛對

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
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潛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潛
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潛於是開悟踊躍
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潛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
衆士女入院淨慧忽問潛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
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潛
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爲王侯所
重在潛尋禮辭駐錫衢州古寺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
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潛居之

僧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哉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照應之若是仍於師號中加應眞二字

清聳

清聳禪師福清人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聳曰滴滴落上座眼裏聳初不喻後閱華嚴經感悟即承印可廻止明州四明山阜錫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

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僧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本先

本先永嘉人。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爲沙彌。詣天台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履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不衣蠶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于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處。一月忽

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孔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脩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躲如是理論大是聱訛尋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且道即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是別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惟是一心大須着精彩佛法不是等閒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畫曰爲我造箇卵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畢工道俗造山惟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畫曰古人曰騎虎

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畫曰也秖是如畫先曰汝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所著有竹林集十卷

宗一

宗一福州候官人自西峰受業叅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將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一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吳越忠懿王命闡法住持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

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一日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後遷住於怡山長慶未幾卒於所住、

緣德

緣德臨安人、剛事東山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爲佛事徧遊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谿、諸進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德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齊丘至遊經堂衆僧趨迎德閱經自

若齊丘旁立睨之、德不甚顧答、齊丘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齊丘異焉、力請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頹然默坐、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帬、以繩貫其帬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聞其名延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勑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峰之下、開基日、得金像觀世音於土中、賜名圓通、太平興國二年、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着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諡曰道濟禪師、

圓遠

圓遠慈谿人戒行清苦定明慧融結庵蔡湖講演經教法鼓之聲與潮音俱遠及示寂舌生青蓮花芬芳異常七日不萎龕其全身塔於庵左

寶達

寶達羅刹利法師駐跡雪隱山善持秘呪晉天福時浙江水溢激射潮山寶達誦呪止之夜有偉人朱衣黑冠詣達曰伍員復求雪恥爾感師慈心爲物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岸沙漲數里至今雪隱有印沙

林縣佛𨶒皆其遺跡也

蔣居士

居士名宗霸姓蔣氏奉化人爲人慈善溫謹日誦摩訶鄉人皆稱之曰蔣摩訶與岳林布袋和尚爲道友一日同浴長汀摩訶覩布袋背上有目布袋曰吾爲汝所窺當去矣吾以布袋贈汝當代吾行化布袋歸岳林坐脫葬封山後數年矣越帥遣一卒適蜀忽遇布袋道中卒舊遊四明嘗識之乃語卒曰爲吾謝摩訶相見已近願自愛卒歸至岳林以語摩訶摩訶曰吾知之矣一日造

城、徧別親知而逝、

得倫

得倫永嘉崇明律院祖師也嘗以錐刀自隨入郭必由北市以歸、未嘗南顧、或問錐刀何用、荅曰打鼓進問何不慈悲荅云、慈悲不少有丐其錐刀者則數曰汝無錐刀從我覓邪乃以與之且曰墮地則天下太平未幾錢氏納土人謂錐刀墮地之驗世稱錐刀尊者

延壽

延壽餘杭人自其兒稚知敬佛乘、日誦法華經羣羊跪

聰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乘舟歸錢塘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於江、裂縫掖投永明岑禪師剃髮受具衣不繒纊食不重味持頭陀行嘗習定天柱峰之下、尺鷃巢於衣襵時韶國師眼月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於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遂振錫金華大柱峰、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後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於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於永明寺、爲第二世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

則弟子一千七百人時號慈氏下生嘗以一代時教流
傳此上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
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
以心宗指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
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
天下學者傳誦焉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國王
投書叙門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伽梨水晶數珠金澡
罐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
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焚香辭衆跏趺而化塔於大慈

嗣覺永明智覺禪師

師思

師思常熟人、姓路氏、住慈光院、洞明吉教、不離衣鉢、不蓄貨財、不近豪族、弟子有晚飲碧澗湯者、即時擯出、後覩白光出於井中、乃絕粒念佛、面西而逝、同院俱聞空中有絲竹鈴鐸聲、久而始寂、

朋彥

朋彥永嘉人、姓秦氏、出家開元寺、初參寶資和尚、歸隱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姑蘇節帥錢仁奉

禮重創長壽院請轉法輪僧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彥曰千聖萬聖曰恁麽即無不總是也彥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彥曰嚴淡不易建隆二年示寂謚廣法大師

行脩

行脩字法真年十三進具遍參諸方得法於雪峰存禪師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自天台寒巖來遊錢塘吳越王待以賓禮住法相院每入城人爭歡喜望施士女每牽其耳結於頤下脩唯默笑或勸人曰但一作福能遮百醜永明語錢王長耳

和尚定光佛也脩閒之日彌陀饒舌遂結跏而逝弟子漆其眞身祀之至今雙目烱若有光

文遂

文遂錢塘人兒稚出家資性頴悟博通內外典工於文筆嘗註楞嚴經自以爲深得常住眞心之旨一日往謁法眼禪師詰之曰八還中明還日輪日還什麽文遂惘然不覺汗下明日焚其註歎曰幾被他悞了一生依法眼得悟知解李國主錫號雷音大師

義澄

義澄富陽人年十二投龍門德詮出家周顯德中年參六十始祝髮修頭陀行訪道四方宋咸平初住信州玉山洞巖縣令章得象異之以問其宗召對深契無生之理賜號明慧大師後還至錢塘以苦熱得疾作偈曰本來無質豈有去住要識真歸南來北去端坐而逝年一百八十有二

幼璋

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七歲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見騰騰和尚於江陵騰

騰騰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即止已而又見憨憨和尚憨憨撫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巳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瑋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號悲增大士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建瑞龍寺以居之禪者雲趨而集又葬憨憨之語天成一年四月忽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爾乎即命使擇地建塔塔畢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郵民還

安坐而化、詔改天台龍隱爲隱迹云、

從瓌

從瓌福州人姓陳氏少出家石梯、初住稱心後卓錫栖之報慈院開筵說法學者多得所未有、一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瓌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瓌曰、那畔雀兒聲至開寶初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辨嶽

韶巖雍州人姓劉氏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後住西湖水心寺誦法華經二萬部以安養爲期感陸地生蓮舉城瞻矚巖飄搴而躡之吳越王命巖闡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遇安

遇安錢塘人姓沈氏丱歲出家華頂依年受具尋遇韶國師密契宗旨吳越王命住傾心院次居天龍安傳王請於光慶寺羼衆署善智禪師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

付安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共足也。安曰。來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安曰。也是虛言。安有時示衆曰。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太平興國三年。閱寶塔見於洪福殿。賜紫衣。號明智大師。尋遷故山示寂。

師簡

師簡莫知所自。初憩天台戲龍院。時大旱。有龍卧巖間。簡以杖叩之曰。時方需雨。而爾何得縱卧。獨不畏墮落乎。龍忽夭矯拏青天飛去。隨即霶霈。簡善書。求者多以

發酒易之德韶常語人曰此簡羅漢也後示寂焚燒得
胥天台山下

游道者

游道者名善幽松陽人受業於遂昌之重光院與人無
忤犯之亦未嘗失色每晨摘野蔬拾腐薪煮之不潤常
任寸薪尺駕一日趺坐而化院僧納之棺坐如故三辦
之皆坐然時忠懿王聞之使使漆其眞身建殿祀建處
有所禱至今響荅云

智勤

智勤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手不能書而心通了義嘗有領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或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勤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示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儼然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視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髭髮仍長迎入新塔

友蟾

友蟾錢塘人得度於朗瞻院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容即心地初住雲居普賢僧侶雲集忠懿王署慈化

尋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便
上宗乘、請師舉唱、蟾曰、衢汝什麼、曰恁麼卽人人盡靈
恩去也、蟾曰莫亂道、淳化初示滅、歸骨於本山、

全肯

全肯、婺州人、出家智者寺、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
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肯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
不肯師遷甘也無、肯曰、若人問我、卽向伊道、太平興國
中、無疾而逝、弟子紹忠繼世說法、識者以爲不墮祖風、

曉榮

曉榮溫州人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往參天台國師密承心印初居淨願後遷龍冊兩處開筵大鳴法鼓僧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榮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毘盧問日用事如何榮曰一會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歸寂於秀州淨土院世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慶祥

慶祥餘杭人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天台門下推為傑出住杭州九曲觀音院隨機說法僧

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祥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祥曰築着汝鼻孔

行明

行明杭州于氏子出家雪竇從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法化彌盛明自天台受記囘翼賛永明海衆欽仰忠懿王建六和寺延請住持二處闡延法雨霑於四部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明曰日日潮音兩度鬪問如何是無盡燈明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衣號□傳法大師

遇安

遇安福州人得法天台嘗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將示涅槃法嗣蘊仁侍坐安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既說偈付囑乃命香湯浴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行入棺經三日門人相與啓棺覩安右脇吉祥而卧四衆哀慟安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也言訖復入棺長往

遇臻

遇臻越州人姓楊氏出家大善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晏居齊雲學徒奔湊僧問如何是無縫塔臻曰五六尺其僧禮拜臻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臻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臻曰汝喚什麼作心念臻於秋夕閒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颸颸寒星列空蟾魄高擔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布毛其諸歌頌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禪唱至道中卒於所住

義寂

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旣通律義復精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編照也先是天台教迹燬於兵燹零編斷簡本朽枝摧寂思鳩集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一疏而已乃告韶國師囑人泛舟日本購獲僅足由是靑壁復完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以爲家寶錢忠懿王累請開講私署淨光大師

王羅漢

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住明州乾符寺酷嗜魚肉出言若風狂徙後亦多驗嘗曬衣有盜者攫衣擧去仮瞑能騰

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各色開寶六月初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雨頻聞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日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剔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乎本寺漢南國主錢氏私易名爲密脩神化尊者

行瑫

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少出家誦法華經月未五辰而畢軸年登受具從金華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至食時以不斷之米雜菜茹投小鐺中叅

餐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梵破木都無難色壽住會稽樂若耶山水遂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披閱大藏旁探經論慨其郭迻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大行於世周顯德三年終于所住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

彥求

彥求縉雲人姓葉氏納戒後造景霄律席入毘尼秘藏復悟沓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游閩嶺得長禪師心訣

同住丹丘之六通院道望惟馨與申椒菌桂爭其芬烈也漢南國王欽其高行命居功臣院聚徒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惟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常住時屬度戒四方雲聚日供數千僧食未告匱計其所飯前後不下數億云建隆中卒於所住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終